

(宋) 李 燾 著
(清) 黃以周等輯補

續資治通鑑

長編

附拾補



1442



宋史要籍彙編
續資治通鑑長編 附拾補
(全五冊)

(宋)李 昉著 (清)黃以周等輯補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上海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古籍印刷廠印刷

開本78.7×109.2 1/16 印張347.125 插頁20

1986年2月第1版 1986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數:1 4,600

統 書號·11186·78 定價·87.00元

余撫浙之次年卽命書局刊刻宋李文簡續通鑑長編
 逾年書成余既序而行之矣顧李氏此書於北宋一代
 事實雖粲然明備然久罕全本自建隆至治平當時雖
 鏤版行世而神宗以下則止寫本流傳世亦罕見我
 朝康熙時尙書徐公乾學所呈進者亦惟建隆至治平
 殘本而已及乾隆時修四庫全書乃從永樂大典中
 輯成五百二十卷然徽欽兩朝則仍佚焉又佚去治平
 熙寧元祐紹聖間九年事讀者憾之余因語局中諸君
 子曰朱竹垞太史題楊仲良長編紀事本末云長編所
 佚具見楊書以楊書補長編而李書可全楊書之所闕
 又以長編補之而楊書亦可全此論實獲我心諸君子
 能用斯言以楊書補長編使數百年俄空之書復得完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序

譚鍾麟序

昔哉因書此於簡端爲李氏此書幸且爲讀李氏書者
 幸也光緒七年九月兵部尙書升任陝甘總督浙江巡
 撫譚鍾麟序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序

善非讀史者一快事乎諸君聞之咸樂以從事余乃粗
 定條例以授黃舉人以周馥舉人一梅樸吉士子潼陳
 副貢生謨張副貢生大昌王拔貢生崇鼎王虞貢生詒
 壽倪廩生鍾祥俾分任其事大要以楊氏紀事本末爲
 主世又有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一書亦題李燾撰雖眞
 贗難知異同之處亦多可采則附註其下而凡宋時人
 文集說部有可參攷者亦附見焉用原書攷異之例也
 書成付之剞劂使與原書俱傳自是以往李氏長編首
 尾粗具信乎考北宋遺事者必以此爲淵海矣嗟乎李
 氏此書世無別本非余力任校刊則數百年後要知不
 日就散佚以至湮沒無傳而非諸君子與我同志則亦
 安能使李氏已佚之書復還舊觀且網羅放失有加於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李文簡續通鑑長編今四庫所輯本有五百二十卷之多然英宗神宗哲宗三朝事類多放失而徽欽兩朝則盡闕如恐永樂大典外無書可資補輯惟楊仲良紀事本末一書悉錄李氏原文而存十之二三惜此書宋槧無傳四庫書目亦未載其藏書家互相傳鈔者譌舛滋甚且原佚百十四至百十九卷今又佚五六七卷亦非完書然欲補長編之佚固舍是末由也光緒六年孟春浙撫譚公命書局校刊長編俾得通行於世惟不備不完讀書者不無遺憾適提調書局因向湖州陸觀察借得鈔本紀事本末請於譚公而屬在局襄校之黃教諭以周王訓導病沒於是濮庶常子潼陳教諭讀月書未成而王訓導病沒於是濮庶常子潼陳教諭讀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三

張明經大昌王明經崇鼎倪茂才鍾祥繼之其間或有未卒業者張明經悉補完之始事於六年九月歲事於八年五月凡二十月有奇復加勘校名之曰續通鑑長編拾補分爲六十卷授之梓人按李氏意主編年楊氏意主隸事體例不同詳畧亦異况所佚之六卷正是靖康時事不得不參考宋遼金三史東都事略以及編年備要北盟會編靖康傳信錄靖康要錄等書其續宋編年通鑑雖非李燾真本亦足供采取焉凡用楊氏原文者單行直書以補李氏之缺其旁采他書者雙行旁書以補楊氏之缺復以紀事本末不書月朔干支爰考諸李氏重十朝綱要錢氏大昕四朝朔閏考分注於逐月之下俾閱者瞭然夫殫竭八九人之心力博稽百

數十種之史書且閱兩年之久而後克成亦可謂勤苦倍至精嚴不苟矣世有讀李氏書者是書當亦不廢而楊氏書雖未克刊行已悉載於是其亦可無憾也夫光緒八年夏六月前書局提調無錫秦緝業序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四

凡例

一長編舊本散佚從永樂大典錄出之五百二十卷尙
 闕治平四年四月至熙甯三年三月又闕元祐八年
 七月至紹聖四年三月又闕元符三年二月盡徽欽
 二朝楊仲良長編紀事本末悉取李文簡舊文而改
 編年爲紀事體今取紀事本末以拾補之其中或已
 爲楊氏刪節者考證諸書排比分注餘若岳珂愧鄉
 錄程史王應麟困學紀聞董更良書錄王清明玉照
 新志揮塵後錄等書或引長編原文或引長編注語
 均采輯拾補至文無所見雖舉舉大事悉未屏入志
 在拾補佚文非敢續其書也玉照新志引長編與
 三事一係
 庫全書總目謂長編至欽宗止不應及高宗
 欽定四
 庫全書總目謂長編至欽宗止不應及高宗
 欽定四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凡例

一長編原注及紀事本末原注所錄事實每與前後正
 文互見今悉據注以補所佚之正文即注中祇存一
 二語者亦必輯入其僅云某年月日可考則附注其
 日干支下以與原文相應他有考證必詳注之
 一紀事本末槩本久湮世所傳鈔本如用元祐舊臣等
 門則有目無書至注中所云北邊西邊等門則并目
 闕之文中脫誤指不勝屈今凡他書有可考者悉皆
 校正其文異者則附注存參
 一續宋編年資治通鑑舊題李燾編攷古家皆皆爲僞
 託然宋劉時舉所著之十五卷起高宗訖甯宗實續
 是書則託名文簡究亦南宋人手筆今據紀事本末
 以補長編又據是書以證紀事凡文有岐異詳略者

秦緝業序 凡例

附注本文下紀事未載則低格雙行附月末亦引他
 書校證之惟其書係元代刊本麻沙殊甚脫誤叢夥
 且多類及追敘之文故附錄必詳考而分繫之注中
 引用書名獨此加綫圈者以其書題文簡名也
 一長編通例遇事有異同悉於注中引他書以定是非
 或兼存異說今凡本文與他書有異同者參校辨正
 附注用文簡舊例也所校正則加綫圈於案字上謹
 依聚珍本諸書之例
 一紀事本末之注多屬長編原文間有楊氏所附者今
 全錄之題目原注其與本文相屬者則加綫圈若所
 引用之他段原注則否以清眉目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凡例

一長編原注及紀事本末原注所錄事實每與前後正
 文互見今悉據注以補所佚之正文即注中祇存一
 二語者亦必輯入其僅云某年月日可考則附注其
 日干支下以與原文相應他有考證必詳注之
 一紀事本末槩本久湮世所傳鈔本如用元祐舊臣等
 門則有目無書至注中所云北邊西邊等門則并目
 闕之文中脫誤指不勝屈今凡他書有可考者悉皆
 校正其文異者則附注存參
 一續宋編年資治通鑑舊題李燾編攷古家皆皆爲僞
 託然宋劉時舉所著之十五卷起高宗訖甯宗實續
 是書則託名文簡究亦南宋人手筆今據紀事本末
 以補長編又據是書以證紀事凡文有岐異詳略者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目錄

譚鍾麟序	一
秦緝業序	二
凡例	三
卷一	起英宗治平四年四月盡是年七月上接長編卷二百九英宗治平四年閏三月	一
卷二	起英宗治平四年八月盡是年十二月	一五
卷三上	起神宗熙寧元年正月盡是年七月	二八
卷三下	起神宗熙寧元年八月盡是年十二月	三九
卷四	起神宗熙寧二年正月盡是年六月	四八
卷五	起神宗熙寧二年七月盡是年十月	六五
卷六	起神宗熙寧二年十一月盡是年十二月	七九
卷七	起神宗熙寧三年正月盡是年三月下接長編卷二百十神宗熙寧三年四月	九三
卷八	起哲宗元祐八年七月盡是年十二月上接長編卷四百八十四哲宗元祐八年六月	一一四
卷九	起哲宗紹聖元年正月盡是年四月	一二二
卷十	起哲宗紹聖元年閏四月盡是年七月	一三四
卷十一	起哲宗紹聖元年八月盡是年十二月	一四五
卷十二	起哲宗紹聖二年正月盡是年十二月	一五三
卷十三	起哲宗紹聖三年正月盡是年十二月	一六三
卷十四	起哲宗紹聖四年正月盡是年三月下接長編卷四百八十五哲宗紹聖四年四月	一七九
卷十五	起哲宗元符三年二月盡是年五月上接長編卷五百二十哲宗元符三年正月	一八八
卷十六	起哲宗元符三年八月盡是年十二月	一九七

卷十七	起徽宗建中靖國元年正月盡是年七月	二〇五
卷十八	起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八月盡是年十二月	二一三
卷十九	起徽宗崇寧元年正月盡是年六月	二二三
卷二十	起徽宗崇寧元年七月盡是年十二月	二三四
卷二十一	起徽宗崇寧二年正月盡是年六月	二四五
卷二十二	起徽宗崇寧二年七月盡是年十二月	二五六
卷二十三	起徽宗崇寧三年正月盡是年四月	二六六
卷二十四	起徽宗崇寧三年五月盡是年十二月	二七四
卷二十五	起徽宗崇寧四年正月盡是年十二月	二八二
卷二十六	起徽宗崇寧五年正月盡是年十二月	二九四
卷二十七	起徽宗大觀元年正月盡是年十二月	三〇七
卷二十八	起徽宗大觀二年正月盡是年十二月	三一七
卷二十九	起徽宗大觀四年正月盡是年十二月	三二七
卷三十	起徽宗政和元年正月盡是年十二月	三三八
卷三十一	起徽宗政和二年正月盡是年十二月	三四五
卷三十二	起徽宗政和三年正月盡是年十二月	三五四
卷三十三	起徽宗政和四年正月盡是年十二月	三六二
卷三十四	起徽宗政和五年正月盡是年十二月	三六七
卷三十五	起徽宗政和六年正月盡是年十二月	三七七
卷三十六	起徽宗政和七年正月盡是年十二月	三八二
卷三十七	起徽宗重和元年正月盡是年八月	三九一
卷三十八	起徽宗重和元年九月盡是年十二月	三九九

卷三十九	起徽宗宣和元年正月盡是年五月	四〇七
卷四十	起徽宗宣和元年六月盡是年十二月	四一五
卷四十一	起徽宗宣和二年正月盡是年九月	四二二
卷四十二	起徽宗宣和二年十月盡是年十二月	四三〇
卷四十三	起徽宗宣和三年正月盡是年十二月	四三六
卷四十四	起徽宗宣和四年正月盡是年七月	四四八
卷四十五	起徽宗宣和四年八月盡是年十二月	四五五
卷四十六	起徽宗宣和五年正月盡是年四月	四六五
卷四十七	起徽宗宣和五年五月盡是年十二月	四七八
卷四十八	起徽宗宣和六年正月盡是年十二月	四八六
卷四十九	起徽宗宣和七年正月盡是年十一月	四九六
卷五十	起徽宗宣和七年十二月盡是月戊午	五〇八
卷五十一	起徽宗宣和七年十二月己未盡是月	五一六
卷五十二	起欽宗靖康元年正月盡是月	五三〇
卷五十三	起欽宗靖康元年二月盡是月	五四三
卷五十四	起欽宗靖康元年三月盡是年六月	五五五
卷五十五	起欽宗靖康元年七月盡是年八月	五六九
卷五十六	起欽宗靖康元年九月盡是年十月	五七六
卷五十七	起欽宗靖康元年十一月盡是月	五八五
卷五十八	起欽宗靖康元年閏十一月盡是年十二月	五九〇
卷五十九	起欽宗靖康二年正月盡是年二月	六〇二
卷六十	起欽宗靖康二年三月盡是年五月己丑	六一一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一

英宗

治平四年四月... 陶等屢言韓琦自嘉祐末專執國柄君弱臣彊乞行退... 始失望... 罷是日陶遂極口詆琦意謂必能逐去既而上不許陶... 西詔等處韓琦言既內州郭達七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 罪言或亂聖都陶言韓琦置郭達二府以簽文德殿押常事... 琦年不押文是聖都陶言韓琦置郭達二府以簽文德殿押常事... 通年已蓋費三月庚子陶復用呂大防郭源明執政以爲... 先是御史臺以狀申中書云檢會皇祐編敕應正衙常...

先是御史臺以狀申中書云檢會皇祐編敕應正衙常... 朝及橫行並須宰相立班常朝日輪宰相一員押班尋... 常多據贊引官稱宰相更不過來竊慮上項編敕儀制... 別有衝替更不行用伏乞明降指揮時閏三月己丑也... 云天子新即位不應廢朝儀又不報陶遂劾奏韓琦... 會公亮不臣至引霍光梁冀等事爲喻斥韓琦驕主之... 色過於霍光且言欲保全琦族故劾奏之其略曰琦等... 久居重位新輔嗣君忽于官瞻視之庭茂如房闕艱再... 拜表儀之禮重若邱山沮格臺文侮慢風憲宜加顯罰... 用肅具僚... 得日... 逐日... 月... 進...

進月逐得用拜久色會云原別常朝續先是... 呈八日其肅表居過公天子十一注有據及橫通... 及日耳日具儀重於亮子十一已蓋已通... 留王德日具儀重於亮子十一已蓋已通... 身陶趙月具儀重於亮子十一已蓋已通... 說言押十具儀重於亮子十一已蓋已通... 呈二班日具儀重於亮子十一已蓋已通... 說相呈錄日具儀重於亮子十一已蓋已通... 可不說以三月具儀重於亮子十一已蓋已通... 參赴以遇月具儀重於亮子十一已蓋已通... 致文退朝具儀重於亮子十一已蓋已通... 更押朝具儀重於亮子十一已蓋已通... 詳班具儀重於亮子十一已蓋已通... 之班具儀重於亮子十一已蓋已通... 即具儀重於亮子十一已蓋已通... 輪具儀重於亮子十一已蓋已通... 正具儀重於亮子十一已蓋已通... 衙具儀重於亮子十一已蓋已通... 押具儀重於亮子十一已蓋已通... 班具儀重於亮子十一已蓋已通... 四具儀重於亮子十一已蓋已通...

卷一 起英宗治平四年四月盡是年七月

甲子韓琦曾公亮再上表待罪詔答不允仍斷來章... 東末卷五十九... 相不押班... 與客及商議急事... 臣等遂上章議急事... 賜正朝臣韓琦章議急事... 御陳規久韓琦章議急事... 德留班規久韓琦章議急事... 宜斥班規久韓琦章議急事... 用緩素屬嫌及舞而未講略延之誦延在職之匪懈奚引德而靡備... 乙丑王陶入對言近彈奏韓琦曾公亮不赴文德殿立... 班琦等雖上表待罪而卒不肯赴並臣言郭達小人... 堪大用王舉元蔡挺薛向轉官加職次序不當御藥院... 內東門司高居簡王中正等當罷免不蒙施行蓋臣才... 識愚下言皆非是豈可更處風憲乞罷職除一閒郡臣... 更不敢入臺諫歸私居待罪又申中書乞休韓絳彭思... 永等例責降韓琦亦屢請罷不許遂在告不出末卷五...

丙寅命翰林學士司馬光爲御史中丞... 八與王陶兩易其職... 禮部郎中權學士兼侍講爲翰林學士... 以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爲翰林學士... 丁卯光入對上諭曰已除卿中丞光曰言職人所憚臣... 不敢辭但王陶言宰相不押班竟不赴而陶遽罷言職... 雖不押班細故也陶言之過然愛禮存羊固不可廢自... 頃宰相權重今陶復以言宰相罷則中丞不可復爲臣... 請俟宰相押班然後受詔上許之時光中丞詔已進大... 內而陶學士之命中書獨持之不下... 紀事本末卷百五...

丙寅命翰林學士司馬光爲御史中丞... 八與王陶兩易其職... 禮部郎中權學士兼侍講爲翰林學士... 以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爲翰林學士... 丁卯光入對上諭曰已除卿中丞光曰言職人所憚臣... 不敢辭但王陶言宰相不押班竟不赴而陶遽罷言職... 雖不押班細故也陶言之過然愛禮存羊固不可廢自... 頃宰相權重今陶復以言宰相罷則中丞不可復爲臣... 請俟宰相押班然後受詔上許之時光中丞詔已進大... 內而陶學士之命中書獨持之不下... 紀事本末卷百五...

陶亮傳王陶以御史中丞彈宰相韓琦等不立外朝班其言多過參知政事吳奎言陰陽不和陶所致也神宗命陶為翰林學士而奎持之三日不下

戊辰參知政事吳奎趙概面對堅請黜陶於外上不許請復授樞密直學士領羣牧使許之既而上直批付中書以陶為翰林學士時宰相未入奎即具奏曰臣雖至愚豈不知廢格詔旨獲罪至重然陛下初即位聖德日新上天助順風雨時若乃者閏月以來寒暄不節暴風屢作今茲時雨愆亢螟螣孽生險說紛紜震駭羣聽原其所以如此者過不在他止一王陶而已按陶天資薄險勢利是視巧詐反覆情態萬狀索其深蘊真市井小人之不若也陛下念其東宮之舊首加任使擢為中丞今乃挾持舊恩專為險惡輕視狷憤織羅交構推辱大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卷一 三

臣排抑端良意欲天下權勢一歸於己且郭逵蔡挺遷改臣等以為陛下處置皆當故即奉行亦果具陳陛下必盡記憶至如韓琦曾公亮不押班事蓋以久來相承寢成廢禮非是始於二臣陶以臺制彈劾舉職便可何至引背負芒刺目為跋扈肆意深詆以此見陶處心積慮在於排陷大臣呼吸羣眾以為己用自圖威柄竊弄國權者也臣等早來案魏公家傳下屢陳欲王陶補外令其思過陛下重難其事今除舊職並差遣臣等不得守義固爭已負大罪今若又行內批指揮除陶翰林學士乃是由其過惡更獲美遷不惟臣等取輕羣眾無以自立且使天下待陛下為何如主哉唐德宗猜疑大臣信任羣小陸贄以直道昌言反見斥逐裴延齡韋渠牟

李齊運以纖屑狡獪倚為腹心天下至今稱德宗為至闇之主誠望陛下上法堯舜及三代之君不願陛下為唐德宗貽譏萬世也王陶不黜陛下無以責內外大臣展布四體興緝正統願陛下無溺私斷之不疑邵亢亦緣攀附職為諫官不能自持正論輕為王陶驅迫妄言當顯黜以厲羣臣臣輒違制旨罪固深重亦乞必行典刑紀事本末卷五十七案長編卷二百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卷一 四

天子六罪其略曰臣竊按奎以死黨之節而濟以沈雄有大姦之才而飾以記誦少緣文彥博以非才得科名及為諫官附會彥博欺罔仁宗陰為培植維持之計為唐介彈劾被黜是時搢紳朝士醜其為人目為諫賊奎為小官時亦嘗為富弼所知及弼當國屬翰林學士員闕弼以奎朋黨又為仁宗所疏薄久之不補奎心懷怨懟輒令韓絳奏弼以快私忿臣與奎有舊亦嘗規其背人主而附權臣及為諫官又言其人黨韓絳陳升之等連文彥博自是與臣匿怨為仇後韓琦引用為樞密大使諫官楊敞憤其姦邪論奏會敞病死遂盜厥位及昨服除當復樞府見韓琦方立黨以傾彥博又見琦名位事勢愈盛於前彥博之力不復能引重陛薦乃自陳頃

為唐介彈奏彥博而言其附會恐同居樞府不便意要
發揚彥博前事及欲結媚韓琦又以自防言事官將此
押彈欲先事奏陳使不能復發陛下觀奎此數節天資
險薄惟勢利是視巧詐翻覆情態萬狀索其深蘊真市
井小人之不若者是奎言臣邪奎自謂邪又曰仁宗自
至和服藥之後臨朝簡默政事不復屬屬選任差除盡
歸宰執然能以腹心耳目寄之於臺諫大臣猶懷恐懼
不敢泰然作姦先朝繼統以來深居九重久之方親國
政危疑自處惟恐凌辱欲為則不得欲言則不敢窘束
牽制諫屈案二字恐不暇琦等自知其非意所以固寵
保位之術遂乃悅媚先帝尊崇濮王盈廷正議忽而不
顧思媚人主與臺諫官自立仇敵忠諫之士遣逐外郡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卷一

五

人心不平物論洶洶先帝後雖追悔掣肘不敢改為以
至憂悒成疾奄終一代琦等方以兩朝願命傲然自居
顧視朝廷惟己所欲且琦執政一年上視兩府大臣中
外要職莫非親舊根盤節錯異己者必逐附己者必陞
中常之人各顧身計言必不用適助禍殃如臣是陛下
東宮舊臣復為憲府之長琦等親被彈擊不敢自言奎
乃為琦主謀擊臣報怨自茲以往人誰敢言臣處職憲
之位未滿兩月而遽退豈臣有欲自圖國政竊弄威
柄之迹也哉又曰陛下欲除臣翰林學士之職臣豈敢
當之願從奎言投於散地必退之志陛下固已察之伏
惟哀矜使臣得脫疆臣怨仇之手他日全名節以死歸
骨九泉臣之幸也侍御史吳申奏故事御史中丞因言

卷一 起英宗治平四年四月盡是年七月

事求罷居家待罪朝廷降旨不允或宣召入臺至於再
三確辭然後聽去所以重風憲之任寵耳目之官體貌
直臣以厲其節王陶今日上章明日除代未有罷免道
速如此之甚也乞留陶依舊供職竝上疏劾奎有無君
之心數其五罪上以手札賜知制誥知諫院邵亢趣進
入陶學士請亢遂言御史中丞職在彈劾陰陽不和咎
由執政奎所言顛倒失大臣體陛下新聽政命出輒廢
何以令天下上由是有逐奎意司馬光入對上亦以奎
奏示光光請止還陶舊職上許之既又欲與陶侍讀學
士光退翌日原注四月二十日己丑也與家集復奏曰
家集載乞王陶只除舊職劉子云與此異日復奏曰
臣曾據所見數奏陛下始欲止還陶翰林學士家集
陶侍讀學士臣忽連未有以對退還陶舊職後又欲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卷一

六

讀學士與翰林學士資級略同若授陶此職臣恐奎未
必肯出陛下新踐祚大臣屢有不安其位者奎素名質
直萬一因此激發舉動更有過當若亟行罷免則深失
士大夫之望若屢詔不出則愈損陛下之威況陶既以
言事不聽辭免臺職待罪之際若更加以美官臣竊料
陶亦不敢受欲望聖慈止還陶未作中丞時舊職案集傳
作止還陶原作御則奎前者已經商量不敢不出陶既
是舊職受之亦安庶免紛紜重傷朝廷大體臣蒙陛下
虛已下問不敢不奏紀事本末
庚午上出諸州貢物名件自漳州山薑花一萬朵已下
至同州楹棹二千顆凡四十三州七十種手詔曰四方
入貢雖云古禮考之禹制未有若茲之繁也今則一郡

三

歲有三四而至者言念道路之勤疲費亦廣至聞主押
 牙校有棄業終身不能償者耗盡民力莫不由斯又所
 貢物多飲食之類雖闕乏亦無害書不云乎不作無益
 害有益非謂此邪朕甚不取自今其悉罷之紀事本末
 案太平治迹類云石司諫劉庠言近手詔及所更改
 出宮女數十人省後苑作工匠應乘服及所更改
 乞付史館上批付中書宋史本紀均呂景吳中更
 館不從庚午日蓋以溫公上留吳申劉子日書之也
 然據傳家集上疏在二十四日吳申劉子日書之也
 此差一日今姑依紀事附此與御史中丞王陶侍御史
 吳申呂景過毀大臣王陶除樞密直學士知陳州吳申
 呂景各罰銅二十劾吳奎位在執政而彈劾中丞以手
 詔為內批三日不下除資政殿大學士知青州翰林學
 士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司馬光權御史中丞奎乞守本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卷一

七

官知濰州不許司馬光復奏外議藉藉皆以為奎不當
 去所以然者蓋由奎之名望素重於陶雖今者封還詔
 書徑歸私第舉動語言頗有過差然外庭之人不知本
 末但見陛下為陶之故罷奎政事其罰太重能怪駭
 如此臣恐其餘大臣皆不自安各求引去陛下新登大
 寶先帝梓宮在殯若舉朝大臣紛紛盡去則於四方觀
 聽殊似非宜臣愚欲望陛下收還奎青州敕告且留奎
 在政府以慰士大夫之望安大臣之意陛下以奎違詔
 而黜之威令已行嘉奎質直而留之用意尤美奎始負
 大譴懾服陛下之英斷終蒙開釋銜戴陛下之深恩上
 下歡悅誠無所損昔漢高帝疑蕭何受賈人金械繫於
 獄威王衛尉一言赦令復位君臣恩禮相待如初況於

一出入間何為不可留也陛下素知臣非朋附大臣之
 人故敢不避形迹極意盡言但為朝廷惜大體耳上不
 擇光中丞詰時在閤門上復收入後三日乃付中書先
 是上封陶疏以示琦琦奏曰臣非跋扈者陛下遣一小
 黃門至則可縛臣以去矣上為之動問制誥知諫院滕
 甫甫曰宰相不押班誠可罪若以為跋扈則為欺天陷
 人矣奎之罷政事也琦猶在告公亮方侍詞趙概復奏
 增奏一官為戶部侍郎紀事本末
 辛未曾公亮入對懇請留吳奎上許之紀事本末
 壬申追取吳奎青州告詔對延和殿慰勞使復為參知
 政事曰成王豈不疑周公邪上初議罷奎為翰林學士
 承旨願張方平曰奎罷當以卿代方平力辭上曰卿歷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卷一

八

三朝無所阿附左右莫為先容可謂獨立傑出矣先帝
 已欲用卿今又何辭方平曰韓琦久在告者意保全奎
 奎罷必不復起琦勳在王室願陛下復奎位手詔諭琦
 以全始終之分上嗟歎良久繼出小紙曰奎位執政而
 擊中司謂朕手詔為內批持之三日不下不去可乎方
 平復論如初上訖從之宋史吳奎傳及琦罷相竟出
 於是遣內侍張茂則賜琦手札曰卿援立先帝功在王
 府自朕纂承虛懷託賴惟是同德豈容閒言昨王陶等
 所言過為誣訾至於事理朕所自明但中丞屢斥頗動
 朝議欲除學士意者示之美遷其實使去言路不謂卿
 亦有章表遽然避位是著朕之不德益駭天下之聽已
 處分王陶舊職出知陳州乃君臣大義卿其勿以為嫌

國之休戚卿當與朕共之言發於誠想宜知悉吳奎既復位邵亢更以為言上手札論亢曰此無他欲起堅臥者爾堅臥者蓋指琦也韓琦公家傳云韓琦朕只是皇親國戚耳韓琦公家傳云韓琦失陶為人雋利眉目疎秀美書翰惟性卞急色厲而內也初事韓琦甚謹故琦深器之驟加拔用陰知上不悅執政之專既為中丞謀易置大臣虛次相以自擬陳薦密勸琦備陶琦不信陶果劾奏琦原注琦傳云英宗既之所稱陶中丞意最所重者陶首加拔用後琦傳云英宗既因薦陶文彥博私謂琦盡止用亢琦不從遂並用二人及琦為陶所攻彥博謂琦曰頗記除詹事時否琦大愧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九

日見事之晚宜受捷紀事本末卷五十七原由此據無二員或按太宗升儲林特張士遜二人並兼詹事無受員或按太宗升儲林特張士遜二人並兼詹事不御史中丞執唐制今不取日舊記又云王陶過登位記但書罷至仍不載因由據五朝史例富從舊記

同知諫院請開經筵且講喪禮詔俟祈廟畢取旨

癸酉司馬光始受御史中丞誥奏疏曰臣聞稽古則細本則木茂其臣蒙陛下拔於眾臣之中委以風憲天下細小之事皆未足為陛下言之敢先以人君修心治國之要為言此誠太平之原本也臣聞修心之要有三一曰仁二曰明三曰武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也修政治興教化育萬物養百姓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

之謂也知道義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疆亢暴戾之謂也惟道所在斷之不疑發不能惑伎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能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能猶知獲而不能種也三者兼備則國治疆闢一焉則衰闕二焉則危三者無一焉則亡自生民以來未之或改也治國之要亦有三一曰官人二曰信賞三曰必罰夫人之才性各有所長官之職業各有所守自古得人官終身不易苟使之更來迭去易地而居未必能盡善也故人主誠能收采天下之英俊隨其所長而用之有功者勸之以重賞有罪者威之以嚴刑譬之乘輕車駕駿馬總其六轡奮其鞭策何往而不可至哉昔仁宗時臣初諫官得上殿首曾敷奏此語先皇帝時臣曾進歷年圖又以此語載之後序今幸遇陛下始初清明之政虛心下問之際臣復以此語為先者誠以臣生平力學所得至精至要盡在於此願陛下勿以為迂闊試加審察若果無足取則臣無所用於聖世矣紀事本末卷五十七原由此據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九

是月知慶州蔡挺知渭州蔡挺字季直廣光宗以與此大旨略同長編卷二九載至其後以用英宗以矣又以此大旨略同長編卷二九載至其後以用英宗以矣

五日一教閱五伍為隊五隊為陣陣橫列三鼓而之
並三發箭復位又鼓之還隊槍刀齊出以步鼓節之
擊列狀四十而後上凡德位皆前一日將官點閱
伍為列赴教再閱之隊中人馬皆出戰將立姓
全備乃兵隊中遇奇則別為隊出戰徑原路內
名各七第及一五至五日閱一陣此其大也神宗甚善
分左各第一至五日閱一陣此其大也神宗甚善
法其外皆各第一至五日閱一陣此其大也神宗甚善

五月錢氏四史朔御史臺官既被絀罰宰臣韓琦
曾公亮言臣等近以中丞王陶彈奏不過文德殿押班
先嘗面奏舊以前殿退晚及中書聚廳見客日有機事
商議故不及押班為歲已久即非始日臣等今檢詳唐
及五代會要每月凡九開延英則明其餘不坐之日宰
相須赴正衙押班及延英對宰相日未御內殿前令閣
門使傳宣放班則宰臣更不赴正衙押班明矣本朝自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卷一 十一

祖宗以來繼日臨朝宰相奏事祥符初敕宰臣依故事
赴文德殿押班當日似未曾討論故行之不久漸復舊
廢緣中書朝退後議政動逾時刻若日赴文德殿押班
則於機務當有妨滯欲乞下太常禮部詳定典故從之
及司馬光為中丞即奏臣竊聞宰相復有文字乞下禮
官詳定合與不合押班臣聞王者設官分職譬猶一體
以宰相為股肱以臺諫為耳目固當同心協力以佐元
首若各分彼我互爭勝負欲求其身之安何由可得近
者御史中丞王陶請宰相依舊制赴文德殿押班宰相
若從其所請豈有後來紛紜乃堅執不行迭相激發遂
至王陶語言過差今王陶既補外官宰相已赴押班臣
謂朝廷可以無事矣而宰臣復有此奏萬一禮官有希

旨迎合者以為宰相不合押班臺諫欲默而不言則朝
廷之儀遂成曠廢欲辨論是非則與前日之事有何所
異是謂無時休息也陛下新即大位四方之人舉首傾
耳以觀大化而朝廷不聞肅雍濟濟之風數有變色紛
爭之醜臣竊為陛下惜之案傳家集此下有云況今災
寇兵眾而不精冗費日滋公私用竭或仗數者無
備而後伏望陛下特降聖旨令宰臣依國朝舊制押班
事為後禮院文字乞更不令詳定癸未上批自今宰臣
所有下禮院文字乞更不令詳定癸未上批自今宰臣
春分後遇辰初牌上秋分後遇辰正牌上垂拱殿視事
未退更不赴文德殿令御史臺設班前下太常禮院詳
定指揮更不施行既而司馬光又奏案傳家集云臣伏
惟初牌上手詔今後幸相赴文德殿押班自春分後或遇
長初牌上手詔今後幸相赴文德殿押班自春分後或遇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卷一 十二

其餘臣僚奏畢春分以後少有不遇辰初秋分以後少
有不過辰正自陛下御極以來惟近因服藥曾因辰牌
以前駕起入內自餘皆在辰牌以後然則自今以後無
事之日宰臣永不赴文德殿押班也臣竊以為文德殿
為天子正衙宰臣為百僚師率百僚既在彼常朝則宰
臣理當押班斯乃前世舊規自祖宗以來未之或改傳
家集此下有云今陛下下御政之伏望陛下特降聖旨令
宰臣一依國朝舊制押班若陛下以前已降手詔必欲
限時刻者即乞自春分後遇辰正牌上秋分後已牌上
並依手詔施行案傳家集作依今猶庶幾此禮不至

遂廢乃詔春分秋分後辰正牌上垂拱殿視事未退宰
 臣更不過文德殿押班云紀事本末卷五十七原注實錄
 押班其後奏事有至日未下故事不復過殿習以爲
 常及王刻未中人賦苦一月故有書門下自今長德卷二
 已後數刻未中人賦苦一月故有書門下自今長德卷二
 常朝事不垂拱殿坐令御史臺一面參放班再拜而補筆談卷
 初即位宰相奏事多至日相令王忠獻當國遇奏事退晚
 即依舊例一面奏事多至日相令王忠獻當國遇奏事退晚
 奏至語過常坐論而放班自此今幸相制
 丙戌翰林學士呂公著兼侍讀
 朝置考四月戊申朔無丙戌日翰林學士呂公著兼侍讀
 月置考四月戊申朔無丙戌日翰林學士呂公著兼侍讀
 脫五不載兼侍讀也丙戌或五月初九日上
 戊子龍圖閣直學士韓維知穎州初王陶罷御史中丞
 爲翰林學士維言宰相跋扈法所當治也御史中丞言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一
 是則宰相安得無罪若其非中丞安得止罷臺職而已
 今爲翰林學士是遷也陛下既不能辨明大臣使負惡
 名有不自安之意又使言者無名罷去疑惑遠方願廷
 對羣臣使是非兩判及御批吳奎罷參知政事遷一方
 知青州維以爲奎素有學問敦篤持重可任以事擢參
 政大夫眾謂得人今才數月止因論事之際少失婉順
 便加斥逐進退大臣不當如此且執政罷免則爲降黜
 今復遷官則爲褒進理當竝行此與王陶罷中丞而加
 翰林學士何以異賞罰所以明天下之耳目豈可不謹
 乎陶既出維亦屢求外補宋史韓維傳上遷奎上從
 之未行改汝州原注日記云樂道與長文國也亦求
 熙寧二年遷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明年爲御史中丞以

兄絳在樞府力辭安石亦侍御史呂景通判濠州初景
 惡言保甲復使爲開封府侍御史呂景通判濠州初景
 既罰金因言自臣入臺方踰兩月凡所論奏不敢阿附
 嘗言樞府兵柄方鎮帶之於體非便乞罷郭達簽書并
 宣撫之任又宰相於文德殿立班乃祖宗舊制今既廢
 廢損國體又言王舉元四歲八遷蔡挺資淺用速夏倚
 超擢太優陳汝羲貪邪陰險不當召試不蒙施行蓋臣
 才識淺陋不能開悟聖心今王陶已降外郡而臣止從
 罰在臣之義豈敢苟安望罷臣言職顯加黜降三奏待
 罪故有是命日紀事本末卷五十七原注實錄
 通判未信學士韓維見韓維知穎州侍御史呂景通判
 宮僚之中最厚有美譽於今無故稱病求去外間已
 其故爲臺官坐言事剛直於今無故稱病求去外間已
 身之爲快也然二事銅於今無故稱病求去外間已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一
 俱從外補於二人其爲私便臣竊爲陛下惜之伏望聖
 慈更賜詳度或且留之左右使拾遺補過誠有所裨益
 必郭源明馬數等其臺官乞更不舉人只於舊臺官呂大
 防郭源明馬數等其臺官乞更不舉人只於舊臺官呂大
 所貴得質直之人王陶赴陳州上表謝到任凡數千
 克厭眾心取進止人王陶赴陳州上表謝到任凡數千
 言專詆毀執政曰臣預知孤忠必犯眾忌方權臣之久
 盛復眾黨之已深祿去王室者十年政在私門者三世
 言事忤意者決行斥逐立朝守正者公肆忌嫌聞手詔
 一出則遷怒以責人議山陵一費則懷忿而形色以直
 道事君者爲大惡以顯心附已者爲至忠又曰方幸幼
 君之足陵豈思天威之可畏又曰元台高臥而有要次
 輔效尤而愈悍夜取敕告於上閣藏在私家朝請宣召
 於御前押歸故府轉主心易於拳石奪君命輕若鴻毛
 昔真宗久疾丁謂弄權已去復留異時同惡尙猶再行

告病少挾正以為那不敢便毀制書全無名而復位上
素喜陶文往往成誦執政怒將請其罪司馬光言臣竊
聞政府以王陶上表言詞狂妄恣為詆毀多過其實欲
有敷奏乞重加降責審或如此恐不可許何則自仁宗
皇帝以來委政大臣宰輔之權誠為太重加以臺諫官
被貶者多因指大臣之過失少因犯人主之顏色是威
福之柄潛移於下方將奮乾剛之盛德伸元后之威斷
收還利器以救其弊今者王陶肆其褊心失於詳審言
語不密流布遠近雖實有罪然陶前者出知陳州陛下
蓋以先帝梓宮在殯特為大臣屈意行之今若又以表
文詆毀大臣重加責降臣恐人主之權益輕大臣之勢
遂成興衰之機於此乎在不可不察也臣愚欲望陛下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卷一

五

於執政進呈王陶謝上表之際但諭以躁人之辭不足
深罪前已左遷在外豈可更加貶責若其再三執奏陛
下當正色語以王陶前作中丞譏切朕躬非無過當之
言朕亦未嘗加怒欲以廣開言路豈可觸犯卿等則必
欲再三責降方為快意邪若又執意不已者陛下但不
復應答彼當自退所以然者非以保全王陶蓋欲使其
餘臣僚知陛下英武萬一他日大臣有欺罔朝廷為大
罪者羣臣敢言之耳凡此皆陛下聖智所能自知臣復
屑屑盡言者誠荷陛下不世之恩貪於報效不復自顧
形迹之嫌故也陶遂得免呂公著恐上惑陶說將復召
之即奏疏曰臣伏見自陛下即位以來中外皆稱聖朝
昨因王陶瀆亂天聽上下震駭尋已黜守外藩繼一露

奏表章歷詆近臣及論大臣不軌又漏洩上前密語陛
下以其宮邸之舊嘗加眷遇兼謂出於一時狷忿特賜
舍容不加重譴陛下之恩德可謂至矣陶宜日夜循省
咎愆以答上仁今聞復有章表長惡不悛如此乃是包
藏禍心非特出於一時之狷忿也且以陛下之聰明至
其指執政之得失數羣臣之長短固亦有然者矣若遂
以為大臣有不臣不軌之心則陛下眷念不置向後必
須召用臣竊恐姦邪小人因奏對之際必有希台上旨
蔽陶之罪謂其能忠直敢言伏望陛下割一人之私恩
宋天下之公論登用中立之士杜絕阿黨之原毋為偏
見邪說所惑則天下幸甚紀事本末卷五十七(案畢氏
何邪說所惑則天下幸甚紀事本末卷五十七(案畢氏
司使遷翰林學士中丞呂公著復論陶賦性預邪當韓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卷一

六

甲辰屯田員外郎張唐英為殿中侍御史裏行唐英雙
流人初英宗立上謹始書言為人後者為之子恐他日
有引定陶故事以感聖聽者願杜其漸既而臺諫官相
次黜逐故王珪范鎮謂唐英有先見之明其薦之紀事
卷五十五(案邵伯溫開見錄云張唐英者天覺丞相兄
也丞相少受學於伯溫唐英初春以前御史嘗作宋名臣傳蜀
通鑑後編云熙寧元年春以前御史嘗作宋名臣傳蜀
亭於其中者英初調穀城令縣圖補千株楊柳作柳
宗初立其間者英初調穀城令縣圖補千株楊柳作柳
六月間考是月丁酉庚申兵部員外郎直龍圖閣兼
侍讀學士王廣淵知齊州先是司馬光言(案傳家集言
凡三篇第一則子前已於六月三日紀事本末所載其第
一家所載云然前子前已於六月三日紀事本末所載其第
先於去邪陛下不知臣無以使得待罪憲府受任以來於

今見直龍圖無所糾誠負大恩王廣淵以小人結習有
 伏巧材有求進身無所不至外依政府內結近習
 家集此致下位清數國家本以龍圖閣龍賢彥邇案此
 年傳英待儒皆非廣淵所宜濫處龍傳家集邇案此
 集補放黜中為邪以警邪羣臣廣淵伏望陛下奮發乾
 於朝列之職為邪以警邪羣臣廣淵伏望陛下奮發乾
 加斥逐奪去職名除一遠地監當亦足以醒天下之斷
 目案傳家集所職除一遠地監當亦足以醒天下之斷
 除直龍圖閣兼侍讀王廣淵第巧劄子乞盡奪去職
 布聞內地監當昔在宮中不備知何假職更有所
 述書知則豈可復置賢左肖大容致疑若夫知廣
 下若未求合則豈可復置賢左肖大容致疑若夫知廣
 者巧令於色求合則豈可復置賢左肖大容致疑若夫知廣
 非不言明也其苟不而孔端聖賢右而遠不察夫是
 依臣前奏也其苟不而孔端聖賢右而遠不察夫是
 廣淵早賜其逐王御史蔣之奇亦言廣淵人庸凡天資
 續通鑑長編拾補卷一
 險誦先帝拔自常僚置之文館不思獻納忠規而乃肆
 為妄佞方擢用之際司馬光列章十上事寢不行愈自
 矜誇藩邸故舊入則結高居簡內應出則與孫固為
 死交陛下大明初升四命既而光又言容臆尚集此
 淵亦自請郡故有是命既而光又言容臆尚集此
 也言王事廣淵亦請郡故有是命既而光又言容臆尚集此
 上紀本傳廣淵亦請郡故有是命既而光又言容臆尚集此
 聞言王事廣淵亦請郡故有是命既而光又言容臆尚集此
 賞之非黜之也歸舊職知齊州仍賜章服如此乃不
 為諂諂以至今日不過作第二任通判今所得乃如此
 豈可謂為諂諂以至今日不過作第二任通判今所得乃如此
 所謂器也職名所則也器與名不無以假物而今之
 貴者器也職名所則也器與名不無以假物而今之
 服不輕為與非賢司才則也器與名不無以假物而今之
 顧故當時服緋賜者人以為貴夫名器經年如珠玉若使

卷一 起英宗治平四年四月盡是年七月

已易得如瓦礫尚安足貴乎近歲兩章恩服是使今者
 受賜不章以爲榮也且陛下使廣淵出補外官必已知
 耶之迹也今又復以職名章服寵之是勸人使效廣淵
 所爲也臣竊恐非國家之福聖斷臣前此奏去廣淵
 監當使賞善罰惡嚴然明不聽廣淵入辭延和外殿
 上哀憫久之衛士皆感泣不聽廣淵入辭延和外殿
 於論幸耶及即位欲大用之英宗果朝中外事莫不以
 又論幸耶及即位欲大用之英宗果朝中外事莫不以
 近幸如八何乃能收大用之英宗果朝中外事莫不以
 知宰相免之九何乃能收大用之英宗果朝中外事莫不以
 神宗御批其後問淵發宗時君陰世君力其言親公亮
 此而陰使御批其後問淵發宗時君陰世君力其言親公亮
 辛未長編卷一百八十八均云治平四年六月二十日
 續通鑑長編拾補卷一
 登州沙門島舊制則有定檢何慶對一殺七百餘人
 慶龍之則日島上地狹徒檢何慶對一殺七百餘人
 則取更定之配島法其地狹徒檢何慶對一殺七百餘人
 奏請徒登州配島法其地狹徒檢何慶對一殺七百餘人
 人移徙登州配島法其地狹徒檢何慶對一殺七百餘人
 申於路云沙州島政是法其地狹徒檢何慶對一殺七百餘人
 馬馳處厚登州島政是法其地狹徒檢何慶對一殺七百餘人
 非朝延之厚登州島政是法其地狹徒檢何慶對一殺七百餘人
 作過人移徙登州配島法其地狹徒檢何慶對一殺七百餘人
 日農天下之本也祖宗以來務加惠養比下寬恤之令
 賜獨復之恩然而歷年於茲未極富盛閒因水旱頻致
 流離深維其故殆州縣差役仍重勞逸不均喜爲浮冗
 之名不急之務以奪其時而害其財故也愁痛亡聊之
 聲上干和氣深可憐其時而害其財故也愁痛亡聊之
 軍如官吏有知差役利害可以寬減者實封條析以聞

九